

三答稚暉先生

章士釗

一月二十三日京報正副紙。各載稚暉先生近文一首。所言頗涉於愚。愚惟先生此論。論二十五年間革命史迹。極關大義。且文中立議之偏宕處。終不可闕圖讀過。擬資愚忱。別爲專答。以資往。今茲作答。亦於單詞碎義。有所指陳而已。

先生德文言之失。涉話言之趣。矯枉過正。癡穢雜呈。人也職也。而必鳥之。言也策也。而必屁之。近且下體雞腿之辭(原詞過繁難于索引)。比諸黃絹幼婦之妙。『三十年前。由經生做到文人。』更三十年。則由水滸做到肉蒲團。此先生以之自處。乃盧梭所云天賦之權。愚不敢贊一詞。至於求達世界共通優點。及將中國國基樹起。與並世文明諸邦。上下角逐。共逐無疆之席。此類猥褻之詞。有何連誼。愚誠百思而不得其解也。夫今日文敵極矣。而文敵尙不關文俚之爭。以俚辭而求其達。文律中固宜有如是之一境也。然今之文家。凡爲說理之文。大抵晦澀臃腫。不可爬梳(近見各副刊所載說理諸文。多不能解)。一涉序事體裁。言情結構。如缺之傾。一瀉千里。則往往敘述千數百言。未了所云何事。惟見東立一喻。西掃一譚。尖酸刻薄。一抹半剔。全然失却士君子立言之經而已。此之惡風。已不可掃。而先生復加甚焉以扇發之。使後生得從而爲之辭曰。明誠質厚如吳先生尙爾。吾儕爲之。何害。夫明誠質厚。介然自克。固先生之本性。後士所萬萬不及。其偶爲詞說。口不擇言。特有所激而出於是。而士之步趨先

生者。乃斷斷置明誠質厚介然自克不問。而一惟詞澀口不擇言是從。語云。其父殺人。其子必且行報。愚誠不知遷流所極。其因詞之靡靡。被於一切言行。釀成衰世暴慢之膏肓廢疾。將至何度也。先生將曰。吾特與到筆隨。以自娛而爲之爾。則天下自娛之事無限。何必愴言。雕蟲小技。先生所蔽罪於愚者。亦即自娛之一種也。然先生以此罪愚。愚恕不自以爲罪。先生即不驚此。愚亦不以多先生。蓋凡事義取自娛。即與嗜芟食羊棗飲苦茗相似。爲之無害。不爲亦未見何利也。今人言金石。輒祖宋之歐陽修。而修斥人以非薄文章雕刻自異者曰。不雕刻文章。譬如爲吏而不受貨財。蓋道常爾。不足特以爲賢也（與石推官書）。反之歐公之所自爲。則歸之性之一僻。亦雅不以自咎。後來史家論事。尤未聞以彼耽情石墨。致不憚於歐公當日之勤業也。獨先生好爲汜濫之文。紛言烏屁。下及雞腿。以自怡悅。事乃大異於是。何也。先生天下之宗匠也。天下之後生。相率效之。一世競爲烏屁雞腿之文。即來世風文運興衰功罪之論。與擇術自娛。其效不越一己者。不可同年語也。此第一事欲爲先生觀縷者也。

先生致邵君書。謂教長易君。擬請先生長編譯局。先生不欲。以方與愚『相持老虎問題』。一旦如此。恐愚『齒冷』。此誠先生之私釐過計。而不以友朋相待者也。夫人之相知。貴相知心。愚交先生。固確知先生有所不爲。海枯石爛。此信乃不磨也。如利人之位置而與人忿爭。當然爲先生所必不爲之事。倘或會逢其適。其位置非先生莫屬。此與先生事前爭辯無關。亦當然爲友朋所能明辨之事。今先生不置愚於此類友朋範疇之內。致畏愚之譏評。遽然袖手。此誠愚信先生。而先生不能信愚。爲愚所自反而媿汗無地者矣。且愚又不僅於先生爲然爾。凡經此次政變。地位與愚相反。其『廓然大公』之處置。不無與

愚利害相妨者。愚視之均不存一毫怯心。以何人在何時爲何事。固有其適然之機遇。不可強也。愚與此諸人者易地。其所爲亦未必不如彼也。苟其爲之。愚所希冀於反對黨者。在以合理善評之態。旁觀吾政。成將有益于國。亦汝所望。不成吾行引退。聽汝重來而已。愚既欲以是期於人。今適當人之位。其將善持旁觀之度以相周旋。如上所云云者。愚所勤以自課。毋得背反之邏輯也。愚自課如是。即甚願國民黨政府（吳先生自詡如是以許總理爲國民黨故）。了然於愚所自課之道。與愚爲友者。不必故違其步伐。與愚爲敵者。亦不必過甚其摧殘。吳先生曩爲愚言。一朝權在手。便把令來行。其權其令。相經相緯。善爲用之。受祿無垠。此第二事欲爲先生申說者也。

其第三事。則先生鄙劉君可亭爲『落了八千元公款』。未免有傷厚誼。愚愛先生。尤愛公道。勢不可無一言。夫可亭一魯莽質直之少年。先生在歐洲固已知之。即北京教育界中知其爲人者亦甚多。而謂其將作賊。盜公款八千元去。此誠士林自殺之論。不謂竟於先生之口得之。如以恨愚者移恨可亭。因強誣之。尤非先生所當出。即舍道德之說不談。當日可亭之家被掠。委係實在。論者固不能否定之。而謂此八千元者。無適藏諸家理。有矣。暴徒將視等青氈。棄而不取。如此等說。俱似於法律不甚相能。同日寒家亦毀。銀錢之事。愚妻向不慢藏。故無此厄。惟有銅元四百枚。置於衣櫥。櫥堅局固。不可驟開。來者斧之。盡攫以去。男女僕室之零星銅子。且無一幸免。明索暗取。行所無事。以此推之。可亭家中之八千元。獨不然乎。先生所指吉兆胡同關說之人。不問爲愚。先生試思之。以愚知可亭之深。及可亭相佐之力。愚坐視其難。不爲之所。寧復齒於人數。此禍於愚。即勝于先生青言百倍。愚亦不當顧

矣。先生豈知該款批銷後。可亭仍不了。以財部不能補發。而校中需用。急如星火。固非消極手續可以集事者也。愚因爲在某某銀行擔保。通融小款。俾資旋轉。此以可亭個人名義尸之。云不得已時。將需武岡祖產以償。夫以可亭無城府無手段之人。素行炳然可知。此獨奸盜欺友。數罪俱發。且如此繳繞爲之。令愚不疑。雖斷愚願。未敢信也。夫天地之大。人猶有憾。求全之毀。誰則無之。龔歲先生亦曾爲悠悠之口所中。至今猶不能忘。豈夫子忠恕之道。真至今日。曾抵蕩之不若乎。

凡右所言。俱是瑣節。未關大計。聊恃愛一吐爲快。雖萬被責。所欣受已。至若本論。愚將以吳敬恒——梁啟超——陳獨秀爲題。針對先生鉅製。縱論二十五年間革命思想遷變迴環之迹。雖非至當。要足覽觀。唯少假須臾。俾卒言之。

（錄自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廿九號民國十五年一月三十日）